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臣張鈇 鉴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臣張鏞 校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臣徐楊先 較

乙卯洪武八年春正月以鄭州知州梁敏爲工部侍郎

時守令來朝　上以敏治行第一擢爲工部侍郎濟寧知府方克勤亦多善政賜宴於禮部以寵異之

立儲　附國子學

戒備邊諸將

時北邊諸將顧時藍玉等高會酣飲不恤軍士上奪其俸仍遣使勅諭徐達等使詳察之

遣鄧愈湯和督兵屯田

愈往陝西和往河北又遣指揮馮俊等於北平等處各屯田

命天下立社學

詔存恤孤獨

上諭省臣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朕在民間目擊鰥寡孤獨僬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心常惻然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朕之過也其令有司體訪以聞月給衣糧

二月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書凡十

四章其一天道章十八事次臣道十七事又次
士民工商十二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之

帝耕籍田於南郊

申明馬政

上謂刑部尚書劉惟謙曰馬政國家所重近設
太僕寺俾畿民養馬期於蕃息恐所司牧失宜
行之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
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
能北伐强胡威服戎狄唐初繞得隋三千及張
萬福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
修舉故耶爾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
牧有不如令者罪之

三月造寶鈔

時中外皆罷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
銅器輸官鼓鑄甚勞而奸民多盜鑄商賈轉貿
錢重道遠不便　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
嘗造交鈔易於流轉可去盜鑄之害遂詔中書
省造之

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上以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乃選太學林伯雲等二百六十六人遣使分教北方

立張遜許遷廟於臨州

命有司歲時致祭

洪武正韻成

上以正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韻乃命學士樂韶鳳等更正之書成名洪武正韻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還自北平

二四月帝如中都尋還京

誅意伯劉基卒

初　上欲相胡惟庸以問基基不可曰此小犢將債轅後惟庸竟相基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惟庸聞而啣之廉括間有隙地號淡洋元末奸民貪賄私鹽因致亂基請設巡檢司處豪吏持郡縣事匪不以聞基令子璉奏之豪因誣言地有王氣基欲得之有異圖事下政府胡惟庸修夙憾坐基故　上以基舊勳弗問但

移書責基基懼詣闕請罪遂留京師不敢歸無何疾作惟庸以醫來視基飲其藥念篤有物如卷石積腹中賜告歸抵家卒年六十五且卒緘天文書授子璉曰服闋即上之勿令後人習也又曰胡惟庸必敗主上當思我若有開但奏先匿基願　陛下修德省刑爲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基剛毅慷慨智慮絶人每遇急難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　上任以心膂常曰卿吾子房也基感知遇知無不言　上嘉倒羣雄戡定大下基帷幄之功居多家居飲酒奕棋口不言功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

五月遣官者趙成市馬西番

西番不通泉貨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綺帛并己茶往市之成宣諭德意番酋感悅爭以馬來售

遣禮部員外吳伯宗於鳳陽尋召還

詔禮部曰卿等備邊

時胡惟庸專橫伯宗剛直不屈惟庸銜之坐事

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辭甚切直　上覽其奏卽召還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定五祀禮

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

免江南北田租

八月己亥故元王保保卒

保保自定西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後徙金山之北至是卒其妻毛氏亦自經死

京師大旱

開登萊河

宴儒臣於內殿

上爲秋水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　上覽畢賜坐勑大官設饌內臣行觴濂不能飲　上強之立盡一觴面頳行不成步　上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　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　上仍命

羣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之意云

九月遣湖廣參政吳雲使雲南未達次之

上謂雲曰今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卿能爲朕作陛賈乎雲對曰臣奉陛下威德曉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宻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使漠北爲徐達所獲送京師　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罪必不免於是共說雲令胡服詐爲元使逼令改易制書紿梁王雲不從以劾自誓鐵知院知不可奪遂殺之

吳禎率舟師自海道還京

冬十月壬子命皇太子諸王講武中都

十一月甘露降於南郊

羣臣稱賀　上曰人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覩妖能懲妖未必凶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十二月虜吶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擊敗之

先是　上勅遼東都司曰天寒氷結虜必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之伏兵險阻扼其歸路必成擒矣至是吶哈出果入寇馬雲覘其將至使葢州衛指揮吳立嚴兵城守虜至知有備不敢攻經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指揮韋富王勝等厲士卒登城禦之吶哈出裨將乃剌吾恃勇率數百騎徑抵城下中弩被獲虜勢大沮吶哈出歲撥兵且至遂引去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

祚河緣河疊氷爲墻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洹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竪旗鳴鼓虜至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如雨吶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氷城馬不能前皆陷穽中遂大潰馬雲於城中亦出兵夾擊追至畢栗河斬獲無算吶哈出僅以身免

丙辰九年春正月命湯和傅友德備邊延安

時伯顏帖木兒數爲邊患　上命和等帥師備之和至延安伯顏帖木兒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還獨留傅友德屯邊密戒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其慎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衆故元平章元納歹遂執伯顏以降

二月定諸王公主歲祿

三月太白晝見

免南畿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田租

夏四月日本國入貢

先是倭屢入寇　上命中書省移文責之至是遣使謝罪并貢方物

安南入貢

六月以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

上謂濂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官其子琬爲中書舍人孫愼爲序班以濂艱于行步選良馬以賜之　上親作良馬歌以示

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初設行中書省六部尚書往往出爲參知政事

至是改爲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左右參政各一人左右參議各一人

以臨察御史殷敏爲饒州知府

敏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民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誅逆詔捕捶楚兵捕之兵至饒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死于無辜請先往察之比至民耕牧如常時敏得告者乃無賴少年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誣之巢獲賞耳於是力辨其誣姜告者竟伏誅

更定大明律

上覽大明律有未當者謂胡惟庸等曰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始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可詳議更定以聞於是惟庸等訂釐正凡十有三條

西戎叛畔寧衛經歷熊鼎效之

先是西戎枭兒只班率其部落來附　上以刑部主事熊鼎有才略畀以開　上遣中使趙成召至覺戎有二心密疏以聞　上遣中使趙成召還行至西凉戎果叛遣其酋長脇鼎還鼎責以大義遂與趙成俱被害　上悼惜之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八月孛善長有罪宥之

上以善長元勛禮遇甚渥子祺尚臨安長公主　上疾甸日不視朝善長父子不一至闕起居汪廣洋等交章劾其負恩失禮請付法司正罪

上以小過不問

閏九月詔求直言

時以五星聚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吳印御史孫化刑部主事太素海州學正曾秉正各應詔陳言　上多採納

逮平[illegible]居昇下獄

居昇聞下詔求言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易見而患小其一難知而禍大此三者積於吾

心久矣縱　上不求言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
遂慷慨上疏其畧曰臣觀當今大事過者有三
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大繁也求治太速也傳曰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各有定制
所以強幹弱枝遏亂原也國家分封諸王以捍
藩屏蓋懲宋元孤立之弊然而秦晉燕齊諸國
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之制亞於天子踰以甲
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如漢之
七國晉之諸王緣閒而起防之無及昔賈誼請
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
都邑之制減其什五限其壹里亦以待其子孫
力少則易使以制之今諸王大者連城數十里
然後可以執國柄保世無窮矣臣又觀歷代
誼言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
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
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
此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

章以致亡滅　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
權而英測其端夫刑罰貴
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笞杖
徒流效今之五刑也用
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
之吏務從深刻以趨
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
允者多獲罪或至以
獄之平允豈易得哉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
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

攻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
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制服爲辱今之
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高以受笞不辱爲幸以
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
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無遺有司催
迫上道如補重囚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
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所聞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
居官言動一跌於法苟免譴僇則必屯田工役
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

少不顧惜此豈人主樂爲之欲人之懼而不敢
犯法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
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
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以致人不自厲而
爲善者怠耳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
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於官則以禁網
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掊剋以修屯田
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
漢之世曾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以罪人也
今鳳陽　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佔
之以愁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所以恭承宗
廟意也近令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宥
之而猶聞拘其餘丁家小夫有罪之家長既赦
而任以政實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凡此皆臣所
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
心而延國祚也晉郭璞有言陰陽錯繆皆煩刑
所致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
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

遷之時刻聚飲者罷之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
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
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
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武高帝非不
能使教化行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
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
道固不可驟令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
天下大定綱紀正法令行亦可謂安矣而　主
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好生令
下而詐起故或相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
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
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
氷之將泮也氷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
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
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以
仁摩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

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郡守縣令爲民師帥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置之不問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鬬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爭事以訟獄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狀少者爲鬬茸但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王制論秀於鄉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太學又論進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

之其考之詳如此今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
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遷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
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儀法不能宣導德
化上垂德政下困　民雖　國家養育之仁然
世間奇才罕有開國以來選舉不爲不多選任
不爲不重賢者能有幾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
太速之過也疏入　上怒其離間骨肉逮繫詔
獄竟永獄中
冬十月更建大廟成
則　德祖南向　懿祖以下皆東西向
十二月癸酉改元曰慶會殿九室主皆南向時享正殿
酌正殿後寢殿寢殿九室主皆南向時享正殿

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爲校尉帖木兒
所知累官翰林侍講之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匿
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復亡
去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爲禮和怒燃
其鬚髯之終不屈其妻寓洛陽欲見之子英遣
不與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

書曰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易其冠裳
授以名爵臣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報覆載
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
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過蒙主將知薦仕至
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
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
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
之適人一醮，終身不改管子曰禮義廢耻
國之四維也　不張國乃滅亡陛下創業垂統
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子孫不宜以無禮
義廉恥之俘虜廁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
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
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若察臣之愚全
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於炎
瘴亦感恩極矣　上覽奏益重之命館於儀曹
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主耳
語聞　上知其志不可奪勑有司送出塞外

丁巳十年春正月翰林承旨宋濂致仕

濂瀕行　上深眷念曰卿去何時復來姑徐徐
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賜楮幣文綺遣使護
行濂感　上恩請歲一來朝時詔言事有上疏
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衍欲罪之羣臣有阿意
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誣罪當誅　上答之
而怒猶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國家耳
烏可深罪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
詬曰吾怒時若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
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高麗言誣其設主置不許
顧被弒已久始來請謚　上曰是將假朝命鎮
服其民且以掩弒逆之惡不許

給金銀官通貿買
上謂省臣曰昔元時選官淹滯資用既乏流爲
賤卜使賢者奚其所守非朝廷待士之道也今
聽選者早與銓註皆與道理費給舟車遣之

免官員行役
上謂侍臣曰執役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

貴其身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
士待賢之道自今悉免其徭役著爲令

三月白虹貫日

夏四月命征西將軍鄧愈副將軍沐英率師討
番破之

先是吐番邀殺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　上命
愈等討之愈等分兵三道深入其地迫至岷洮
山俘斬萬計沿邊置戍而還

五月戶部主事郭桓等

先是荆蘄被水命乾往賑乾還延半載始發粟
民饑效者甚衆　上怒其不恤民艱戮之

六月詔言事者實封直進

上慮耳目壅蔽下情不能上達徵賤之人敢言
而不得言疎遠之士欲言而恐不見信乃令天
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　上嘗諭侍
臣曰今已從人改過不吝各帝王之美事朕屢勅
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啓沃朕心者侍臣對
曰陛下聰明天縱事無缺失羣臣無可言者

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

命皇太子處分軍國事

上欲皇太子練習幾務乃令百司政事先啓太子處分然後奏聞諭之曰人主日有萬幾一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情物理故處事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者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物無權度未有不失其當者如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未有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斥宦官言事者

中官有供事內庭從容言及政事者　上卽逐之謂羣臣曰自古明君於凡有政事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未聞近習得與政者閹寺之人朝夕在人主左右其小善小信足以固結君心一爲所惑將假威福竊權勢爲禍不小此宦者雖事朕日久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秋七月設通政使司

以曾秉正爲通政使

乙巳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

八月庚寅大風雨雷震于謹身殿

上以分祭天地於心未安欲舉合祀之典乃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視八亭成

非寒濂來朝　上召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
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暇逸況有事郊廟社稷
尤用祇畏故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爲朕記之

焚惑犯輿鬼

封沐英爲西平侯

遣使立麻那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

大内宮殿成

上見宮殿制度不侈甚喜謂侍臣曰人主嗜好
所繫甚重節儉是以養性修德必至長慮厥富
有四海何求不遂然惟恐驕盈凡有興作必量
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未嘗過度　皇后亦
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非故爲矯飾恐暴殄天
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耳

衛國公鄧愈卒

十一月　皇孫允熥生

愈自河州班師至壽春以疾卒訃聞　上哀慟
追封寧河王謚武順事駕臨奠命配享太廟仍

省像祀於功臣廟愈器量宏偉沉毅謙恭臨大
敵而不懼建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
所歷八郡之民皆懷其德
合祀天地於奉天殿
都督濮眞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
眞被執高麗王愛其勇欲降之眞大罵曰吾爲
天朝大臣豈降夷虜爾不知大丈夫有赤心耿
汝刖即抽刀剖心而死王初意止欲脅其不
虞其死眞死王大懼遣使謝罪并歸眞從行軍

士　士曰眞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
樂浪公謚忠襄子瑛方在襁褓封爲西梁侯
錄用死事諸臣子孫
松番蠻作亂建寧吏大夫丁玉討之
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凡五百十一人
復靖江王守謙爵徙雲南尋安置鳳陽
戊午十一年春正月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
改封吳王爲周王

二月減邊商鹽價

鹽價太重商人輸粟者少　上命量地遠近各減價有差

命皇太子請中都祀皇陵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從

二月祭太社太稷奉仁祖配

三月命吏部課考績官

河間知府楊翼安等考績來朝　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上又謂吏部曰朝廷雖曾祿以待士資有爲常流設耳若有異才豈拘常例庶官有才能伏下位當不次擢用之由是李文煥以西安知府費震以寶鈔提舉俱擢爲戶部侍郎

蔡悉重關白中書

夏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

五月元嗣君愛猷失理達臘脫烈子脫古思帖木兒

立

遣武臣子脩撰國子監

六月壬子遣使奈故元嗣君

八月詔免南畿河南陝西廣東湖廣田租蘇松楊

台海運

西番入寇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兵征之

英率藍玉王弼等征西番首取甘桑降其酋戶

乞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鬼

三副使汪舜朶酋只阿乌卜商等據納鄰七站

之地英進兵擊之

九月有星孛於天井

追封皇考爲恭閔惠皇

冬十月改肥殿成

十二月朱元璋來朝

己未十二年春正月合祀天地於南郊

松州土酋作亂御史大夫王詩平之

二月遣曹國公李文忠督理河岷臨鞏軍務

置洮州衛

英等兵至洮州阿卜商等遁去追擊敗之遂於
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告捷且請
城守事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築城戍守是
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李文忠言宜軍守
洮州餽運甚艱　上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
蔽湟隴西邊之要地今若棄之數年後番人將
復爲邊患矣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令將士慎
守無憂餽運也
追信國公湯和練兵臨清

三月以參贊軍國子祭酒宰致仕
夏四月免北平田租
以久不雨也
置松州衛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
追封海國公
六月高麗龍州鄭白等來降
鄭白等率妻子來降遼東守將潘敬以聞　上勅
敬曰人情安土重遷雖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

此必示弱於我當諭令還以破其奸春秋云毋納逋逃不然邊患由此啓矣

命都督馬雲率兵征大寧

秋七月御史大夫丁玉討蜀寇等平之

初彭普貴等作亂焚掠郡縣官兵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衆　上勅悉還以勞之

九月征西將軍沐英班師還

以丁玉爲左御史大夫

十月以吳沉爲翰林侍制

上觀漢武帝紀謂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父子異貴家必喧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貧而君獨富寧有是理

上又謂沉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釀大禍常人且然況人主乎

十一月封征西諸將

藍玉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福安陸侯梅思祖普定侯曹震景川侯訥成永平侯張

溫舍等疾曹與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
德侯仇成安慶侯並世襲
十二月朱淸來朝
安置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道卒
廣洋與胡惟庸同居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
浮沉無所矯正又躭酒色荒於政事　上責令
省改廣洋內不自安會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
遇毒死廣洋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以不知對
上怒其欺罔遂貶海南舟次太平復勑書切責
之廣洋憾遂自經死
安南入貢
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詔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
陳寧中丞涂節
自機密誅惟庸總中書政招權納賄專肆威福
諸司封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徐達嫉其奸從
容言於　上惟庸忌之誘達閽者福壽圖達爲
福壽所發惟庸兄女妻李善長弟太僕丞存義

子佑因與善長深相結過從甚密時吉安疾陛
仲亨平凉疾費聚皆以事被譴惟庸陰結之欲
爲用事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馬奔入輓輅
中傷效惟庸殺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效惟庸
請給以金帛不許惟庸乃謀起事涂節上告變
上曰朕不負惟庸何得至是命羣臣更訊惟庸
具伏於是賜惟庸陳寧效以涂節本與謀見事
不成始上變并殺節餘黨皆連坐羣臣又請誅
善長陛仲亨等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
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
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書贊計畫功
成爵以上公陛仲亨年十七父母俱忘恐爲亂
兵所掠持一升麥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
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
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以俾斯爲吏部尚書鄭九成爲禮部尚書寵中書
省更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胡惟庸誅　上諭羣臣曰朕圖任大臣期相輔

佐故立中書省以總文治都督府以總武事御史臺以振紀綱蓋意奸臣竊持國柄謀危社稷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今欲革去中書省陞六部俶古六卿之制俾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一事不壅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上言　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爲之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循制奉行庶幾下絕奸權之患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乃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布告天下

二月以唐祥爲工部尚書

奉使諸

詔求天下明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

庚戌湖廣沅州蠻沐英征之獲其全部以歸

時故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

患　上命沐英率關中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
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虜營五十里
英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
騎當其前夜噪攻以進合圍之火脫赤等駭惑
不知所措皆被擒獲其全部以歸
三月獲蘇松嘉湖四府田租
初張士誠平　上怒蘇民爲效守令取諸豪族
細簿付有司如數徵稅松嘉湖次之至是乃令
減其舊額

成祖之國北平
夏四月令羣臣各舉所知
命都督吳高督海運
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
免天下田租
吏部尚書劉崧禮部尚書偰斯致仕
六月以蘇恭讓爲漢陽知府
恭讓爲治嚴明不苛漢陽徭役倍於他郡恭讓
每遇徵發必詣上官申理民賴以安時有趙廷

蘭者知漢陽有惠政朝廷遣使取陳氏散卒他縣多以民丁應數廷蘭獨爲民辨明得不擾漢陽民言郡守則稱恭讓言縣令則稱廷蘭云

罷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

臣戒錄成

上因胡惟庸謀叛乃命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恃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類其行事名曰臣戒錄頒告中外

九月丙午置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敦爲春官

敦趙昰望吳源爲夏官

先是徵儒士王本等至京　上召見武英殿命爲四輔官諭以竭忠勤職感格天心後本犯極刑餘皆以罪黜此官遂廢

冬十月瓜哇國入貢

詔求遺才

十二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

濂孫慎坐胡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

戊欲誅之　后諫曰民間延一師尚全始終濂

教太子諸王當宜若是恕況濂致仕居家必不
知情 上意解濂得發茂州安置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戊子虜朶兒不花入寇遣征
虜大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湯和傅友德率師討
之

丁未庶言利近臣

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人君制
財與庶人不同庶人不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
人君爲天下主當貯財於天下昔漢武帝用桑
孔聚斂之臣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小人
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言者愧悚

以李叔正爲禮部尚書

編賦役黃冊

以百一十戶爲一里丁糧多者十人爲長餘百
戶分爲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里事城中曰
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爲一
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附於
一十戶之外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

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一造遂爲定制

二月以鄭湜爲福建參議

湜浦江人綺入世孫家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敗凡訐告者指爲胡黨率坐重獄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行湜曰弟在忍使諸兄罹刑辟乎獨詣吏仲兄濂先有事京師聞湜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何與湜曰兄老吾往猶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　上聞之召至廷勞勉之顧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卽宥之詔賜酒金

擢爲參議

三月命馮勝節制河南

大將軍達率諸將出塞至黃河擊虜破之遂班師

傅友德至北黃河虜騎駭遽友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略公主山長寨礮其戍卒獲全寧四部以歸

五月五溪蠻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討平之

五溪蠻亂議出師上以德興請行　上以其老

不許德興請益力且示襲鑠狀　上壯而遣之
師至蠻悉竄匿不敢復出會四川水盡諸洞蠻
亦作亂復命德興移兵討之次第悉平

故學士承旨宋濂卒於謫所

德行文章爲　時冠明　上久知遇最渥燕見召對
必問宋先生安　寺人不敢禁中語有奏帇焚草
若家人父子而　嘗大書溫樹二字　中論道　上前授經　太
子未嘗不言仁義至而人才成否則第言其善者
上方稽古制治郊廟山川祀祭律曆禮樂及朝
貢諸禮皆濂裁定　上嘗欲使參大政濂曰臣
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恐負陛下頓首力辭
居家爲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汲引後學如
恐不及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常曰古人爲
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媿而已煩詞
複說道之蔽也臨財廉不取非義曰本使奉勅
請文獻百金却不受　上以問濂對曰天朝侍

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貽之也卒年七十三

六月安南陳煒遣使入貢却之

時安南與思明府相攻各訴於朝至是安南來入貢　上惡其啓釁構怨命還其貢以書詰責之

秋七月日本入貢却之

八月河決原武

九月以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左右副將軍率師征雲南

上以雲南恃遠擾化成俗使臣乃命友德等帥師三十萬討之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於衆得其阨塞要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別遣驍將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此雲南喉襟彼必併力以拒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

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使其彼此牽制疲於奔命克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詔諭不必苦頻兵也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遣監察御史林厚等分道慮囚

上恐天下刑獄失平乃分遣御史四出按治伸冤理枉凡罪重者械送京師下大理寺詳議獻決

浙東作亂遣征南將軍趙庸討平之

定者論戍邊法

湖州海陽縣民作亂遣征南將軍趙庸等討平之

十二月征南將軍傳友德等克貴州

友德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友德與藍玉沐英率大軍由

貴州進攻普安普定下之留兵戍守進兵曲靖

征南將軍傳友德右副將沐英擊敗雲南將達里麻於白石江獲之遂克曲靖

梁王聞王師下普定遣其僞平章達里麻將精
兵十萬屯曲靖以備我師英謂友德曰彼不虞
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
德然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
霧而行至白石江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友德
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既露固利速戰然
亟濟恐爲所犯乃整師臨流若欲濟者達里麻
果擁精銳扼水英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
其後吹角樹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
英乃拔劍督衆濟江以勇而善泅者先之長矛
蒙盾鋒芒銳達里麻却數里而陣我師畢濟友
德麾兵進戰矢石交發動天地戰數合英
縱鐵騎衝其中堅敵披靡遂大敗次者不可勝
計橫尸十餘里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餘友德
悉撫而縱之使各歸田里夷人大喜遂克曲靖
留兵守之友德率衆數萬擣烏撒遣英與藍玉
率師趨雲南

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進兵雲南梁王把

匝剋死圍客蓑城走滇池走水死遂克雲南

梁王聞曲靖兵敗乃挈妻奴走滇池島中先縊

其妃自投水死藍玉沐英至板橋共右丞觀音

保等出降玉等整師入城戒戢軍士秋毫無犯

分遣曹震王弼等分道取臨安諸路悉下之

征南將軍傅友德克烏撒

友德循格孤山而南通永寧之兵時元右丞實

卜聚兵赤水河以拒胡海洋及聞大軍繼至皆

遁去友德令諸軍築城板鍤方具蠻復大集友

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弛

許士卒皆奮勇思致死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

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倦遁而復合心必不一

併力蹙之破之必矣若使據險自固未易克也

遂壁軍鼓譟而前戰十餘合其酋長多死蠻衆

不支大潰斬首三千級實卜遁去遂城烏撒得

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蠻

芒部諸蠻皆望風降附

壬辰十五年春正月白虹貫日

始置諸司分合

會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置貴州都指揮使司

置雲南布政使司以汝南侯梅思祖掌布政司事

張紘爲左參政

改國子學爲國子監

閏二月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進師大理

克之

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扼下關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也勢極險峻王遣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別造胡海洋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我旗幟遲明酋衆見之驚亂莫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亦下攻之酋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乃分兵畧鶴慶麗江石門金齒皆下之車里緬等處相率來降諸

夷悉平

彗星見

三月以趙俊爲工部尚書李信爲吏部尚書

夏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道以教後世其功參於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於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臣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又命學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俾供祭祀及師生俸廩

免南畿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田租

罷都尉府置錦衣衛指揮使司

烏撒諸夷叛

上勅諭征南將曰烏撒諸蠻洞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且留大軍屯聚蕩除諸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

以吳賜爲國子監祭酒

旌遼東節婦

故元臣名祖自遼東來歸言遼有高希鳳者兵
亂被殺妻劉氏被虜罵不絕口遂被害希鳳弟
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子與侄避難度難
兩全以子差長棄之獨携姪行及亂定復業訪
得其子同歸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吶哈出所
殺妻郭氏自縊死希鳳從子高塔失丁被讐誣
陷死妻金氏與姑那氏同縊死　上爲動容稱
嘆即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爲五節娘之門

五月　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

國學新成　上將釋菜令諸儒講論其旨孔
子雖聖人臣也祖宜一商
劉伯賢曰孔子明道以教
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
宜升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焉遂嘉
其明令朕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及釋菜禮成
庶幾令朕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及釋菜禮成
[illegible]　上御[illegible]
庶幾大禹皐陶謨洪範親爲講說賜宴竟日而

時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詢
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論治數千言而不及用
賢者天下之大欲朕一人獨理之乎詢對曰誠
如　聖諭但賢才在天下人主豈能周知必賴
宰臣薦舉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　上
又謂詢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使敬天
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
者蓋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畔渙離散不難矣
五月遣求經明行修之士
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京
大破之
以開濟爲試刑部尚書
詔設科取士
三年一試著爲定例
八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
后性恭儉既貴服浣濯之衣衾裯雖敝不忍易
每製衣服餘帛緝爲巾褥織工治絲有荒類遺

棄者亦令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曰生長富貴當知蚕桑之不易爲天地惜物也后初未有子肓　上兄子文正妹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御妃嬪有恩有子者待之加厚勉太子諸王力學諄切懇至有以服玩相尚者必切責之　上以威嚴爲治后濟以寬仁　上每前殿決事后必潛聽察之如聞震怒還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主上貴極爲天子正當積德不可縱殺致災者含寬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　上納之文正鎮江西陳氏强兵不能克取文正還欲罪之　后誡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累立戰功及堅守江西民沈萬三巨富　上因事皆其智勇也況骨肉懿親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怨言　上欲廢之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敵國然奢當爲不法奈欲殺之后曰彼固當可何疑而殺之遂得流雲南　上幸太學還后聞太

學諸生有携妻孥者無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爲定制至是病劇不肯服藥　上强之終不肯曰效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妾服藥而不瘳　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殺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效地也　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當爲汝貸之后終不服崩年五十一

上痛悼之終身不復立后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

九月雲南諸夷叛右副將軍沐英討平之

先是傅友德等既平雲南卽分兵四出討諸蠻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叛謀有土官楊苴尤桀黠給其下曰大軍還矣雲南可圖也糾衆二十餘萬來攻將城中食少士卒多病都督謝熊馮誠等嬰城固守旋施樓櫓備戰具多置强弩於陴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則出勁兵擊之賊不能攻設長圍爲困城計將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卽選驍騎一

萬還赦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紿之曰沐將軍領三十萬衆至矣賊驚愕遂拔營宵遁走安寧羅衣等處據險樹柵謀再舉英分調將士盡勦除之諸部悉定

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

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敎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

親諂諛並進有垂求賢忠諫者恩之讒飲者慨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貴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閭閻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鎭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　　仁宗之法乎　上

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興運之長莫如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　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純　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先王之

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　陛下
留心聖學親灑　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
訓誥相表裏豈漢高所能及哉　上曰此不足
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
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
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祚何能至八百
之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
能如成康輔弼之臣能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
命　國祚愈昌矣　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任

好尚要當慎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
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使則巧佞者進夫好
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不可不
慎也

三月詔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留
西平侯沐英鎮雲南贈詹徽之制

夏五月戊午朔文武群臣賀

廣東都指揮狄崇王孫言嫡妻沒請封次妻下
廷臣議禮部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昔

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爲夫人春秋非之
襄公庶子制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豎夏
獻其禮對曰無之蓋古者夫人殁貴妾攝家事
不得稱夫人若庶子貴得推恩于母亦不得稱
夫人使竝嫡也今崇臻任私意廢大禮亂嫡妾
之分不可許　上從之遂命禮部及翰林儒臣
定封贈及廕敘之例頒示中外封贈例十一其
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
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
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
不封已致仕及亡殁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
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
封嫡母亡得並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
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嫡人因其子受封而
夫與子兩有官者俱從其高品父祖原有官既
殁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止
封正妻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嫡因子孫封者
加太字若已殁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自

從七品以上至正一品陞一品者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倡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贓私者並追奪其九凡嬪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須給誥命取自　上裁已受　誥命者亦須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　勅不稱職者黜降其已授誥勅者亦須一考稱職者頒給誥　勅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　特恩者不在此例廕敘之例五其一用廕以嫡長子殘廢則嫡長子之孫以逮曾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逮曾玄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廕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廕其伯叔子孫其二用廕者孫降子孫孫降孫傍廕者皆於應敘品第降一級其三正一品官廕其子於正五品用從一品

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
子則從六品用正三品子則正七品用從三品
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
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
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
內敘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類從六品子則於
未入流中等職內敘用如各關倉庫稅課司局
批驗鐵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未入流下
等職內敘用如遞運所驛丞閘壩官之類其四
凡職官子孫許廕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經
史大義者敘用其不通發還習學其五應敘之
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使司所屬地方銓注詔
皆從之

免南畿田租

秋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命中國公鄧鎮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率
兵討龍泉永新山寇平之

冬十月高麗入貢却之

以其非時也

十一月定祀歷代名臣

禮部奏請蜀守秦李冰漢文翁宋張詠宜同祠

鈞州有黃霸峪縣有卓茂松江有陸遜及子抗

從子覬彭澤有狄仁傑建州有謝夷甫各舊祠

宜令有司修葺江州李綱祠宜增祀其侄秉昭

安慶余闕祠增祠萬戶李宗閔韶皆從之

殺刑部尚書開濟

濟初爲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

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

書　上信用之濟深刻好以法中傷人　上嘗

戒之濟又請以戒僚屬爲協揭於文華殿示衆

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　殿廷豈人臣

禮耶濟慚謝獄中有禁囚者濟不問嘗受一囚

賄以獄中囚因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　上召

詰之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於

獄扼其吭而殺之　上怒乃下濟獄并執希哲

叔徵令廷臣訊之具服并伏誅

十二月初令儒學歲貢生員
每學歲一人
甲子十七年春正月命耕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
以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
海上諸城
更定都察院官以詹徽爲左都御史
定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
史其屬十三道監察御史職掌風紀凡大臣奸
邪小人搆黨作威福亂朝政及百官猥茸貪冒
皆許糾劾催始重矣
三月頒行科舉式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
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初場試四書義三
道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試
一道二場試論一道三場試經史五道未能者
詔監察表內科一道
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會試與鄉試同
令來朝官上土地人民圖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
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豈以天下而亡湯
以七十里而興豈在地之大小乎

曹國公李文忠卒

文忠有疾　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辛年四十六
上慟悼輟　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
溢武靖　賜塋鍾山側配太廟文忠器重沉閎人
莫測其際臨陣踞胡牀奮發遇勁敵膽氣益壯故
每戰必勝東征西討建立殊勳雅好學釋兵家
居恂恂若儒生嘗師金華胡翰講明性理之學
出爲詩詞皆雄壯可觀　上嘗命兼領國子監
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封

夏四月論平雲南功

傳友德進封潁國公藍玉侯成王弼先已封侯
令爵及子孫封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
武定侯張翼鶴慶侯俱世襲賜鐵券其餘將校
陞賞有差

更定內使官品職

尚宮尚儀尚服尚寢尚食尚功及宮正俱正五品內官監令通掌內史名籍總督各職正六品神宮尚寶尚衣尚膳司設司禮御馬直殿八監俱令正七品宮門承御奉御守門門正俱正八品內承運司鑰二庫中帽針工織染顏料司苑司牧六局各大使俱正九品

六月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儒學

秋七月禁宮官與羣臣交通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後　朝廷浩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縱宦侍與外臣交通即觀動靜寓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　國家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殃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智者見於未形蔑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遣國子助教楊盤徵糧於安南

上以雲南兵多民少糧餉不給安南壤地去臨安甚近乃命盤使安南徵糧以佐兵餉盤至陳

煒即輸獲五千石連至臨安且遺盤以金帛盤
却不受

八月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來貢

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至其
地所謂百夷是也前代未嘗通中國元時遣使
招諭始入貢王師下雲南思倫發懼乃遣使貢
方物并上故元所授宣慰司印

頒給人獻天書伏誅

欽天監進大統曆

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曆法其來尚矣今曆雖
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曆法以至
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
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
百七十五分經六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
差一分五十秒辛丑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
擬合修改蓋天道無窮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
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
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後監

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上推往古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止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乙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仍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　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歸法先是　朝廷懸侯爵訪求通曉曆數者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先三代而下如漢高之寬仁唐太宗力行仁義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隋始皇之暴虐煬帝之苛暴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

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
四方未治惟願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忠厚
則　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小技之
人耶

九月處士陳遇卒

遇字中行金陵人御史秦元之薦於　上召語
大悅遂日侍帷幄多所獻納車駕再幸其第命
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進禮部尚書皆固辭淨
潛恬退始終一致　上時加存問眷待之厚隆
於勳戚

十月天文分野書成

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縣之下又詳載
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爲二十四卷頒賜諸王

九月處士徐允讓門

元末兵亂允讓與妻潘氏奉父安避兵山谷間
遇寇所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勿
殺吾父寇即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
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信之縱

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衆冦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　上以允讓能相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十一月詔遵東立學校

上謂禮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然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儀女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會謂邊境之民不可以化誨乎

十二月勉世婚之禁

翰林侍詔朱善言臣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男姑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於法不當爲婚故爲讐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寃憤抑鬱無所控訴臣竊憫之議律不精其害乃至於此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姑舅兩姨之子女是無尊卑之嫌古人未

嘗以爲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以爲婚者不過
齊宋陳杞數國故當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
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臣
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
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
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
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昷
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
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今一概禁之獄
訟繁興風俗凋弊頗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庶其
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可厚也　上從之

乙丑十八年春正月命吏部考察　朝覲

罷職歸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汙者赴
法司亦之閑非者免爲民

以侍士劉三吾爲翰林院學士

高麗入貢

以陶凱伸爲禮部侍郎

庚午初以國子生權御史彈擊不避權勢　上

重之陞爲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滿獄吏貪緣爲奸屋仲至治賊吏數十人盡革宿弊又興學勸士撫恤軍民自奉儉薄有餘悉施貧者時布政薛大方貪暴屋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屋仲至京事白還職後卒於官

二月詔求直言

上以久雨陰晦不解雷雹間作乃　詔中外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盡言無諱國子監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胡虜未賓若甚敎者蓋之不治遠擊又恐勞師萬里餽糧難世之計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田漢本始中匈奴十餘萬衆爲寇趙充國將士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棄可想見諸將皆無如充國者宜選有智勇者數人每將以萬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遠近相

望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
長久安邊之策也　上嘉納之　上與侍臣論
漢諸帝有言　明帝亦聰明之主　上曰人主
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若屑屑於細故
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
也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猶退至午
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恒默坐審思有未
當者雖終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　寢侍臣
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　聖

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
寧吾儕不服食倦不服寢今天下已安陛下
事高君宴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
荒於逸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
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上又嘗謂侍臣曰
前代庸君莫不以無爲借口諫佞小人又逢以
主逸民勞之說不知治天下無逸者以怠荒爲
無爲豈何爲哉勤禹何以惜寸陰文
王何以日昃不食朕未
旦臨期夜臥不能安席

或例以大象一星失次即爲憂惕量度民事當
速行者行止發遣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
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
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
上諭戶部侍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
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
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什一之塗
工商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百
家待食一女事織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
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蠶桑廣胜多可
以絕其弊也

己巳初發玉皇莊見

己未魏國公徐達卒

達病脅愈　上以重書勞之尋卒　上自起至
濠梁託達爲心膂戮力行陣四征羣醜驅逐胡
元重開華夏方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說古兵
法及將師行事親折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

料敵制勝與漢唐名將等而忠謹仁厚過之故
能輔成帝業爲開國功臣第一　上以達薨輟
朝愴然不樂曰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
長城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朕思盡
心　國家安得便有斯人

三月策士於奉天殿賜丁顯等及第出身有差

命宋國公馮勝顧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等備
邊北平

吏部尚書余煬以罪誅